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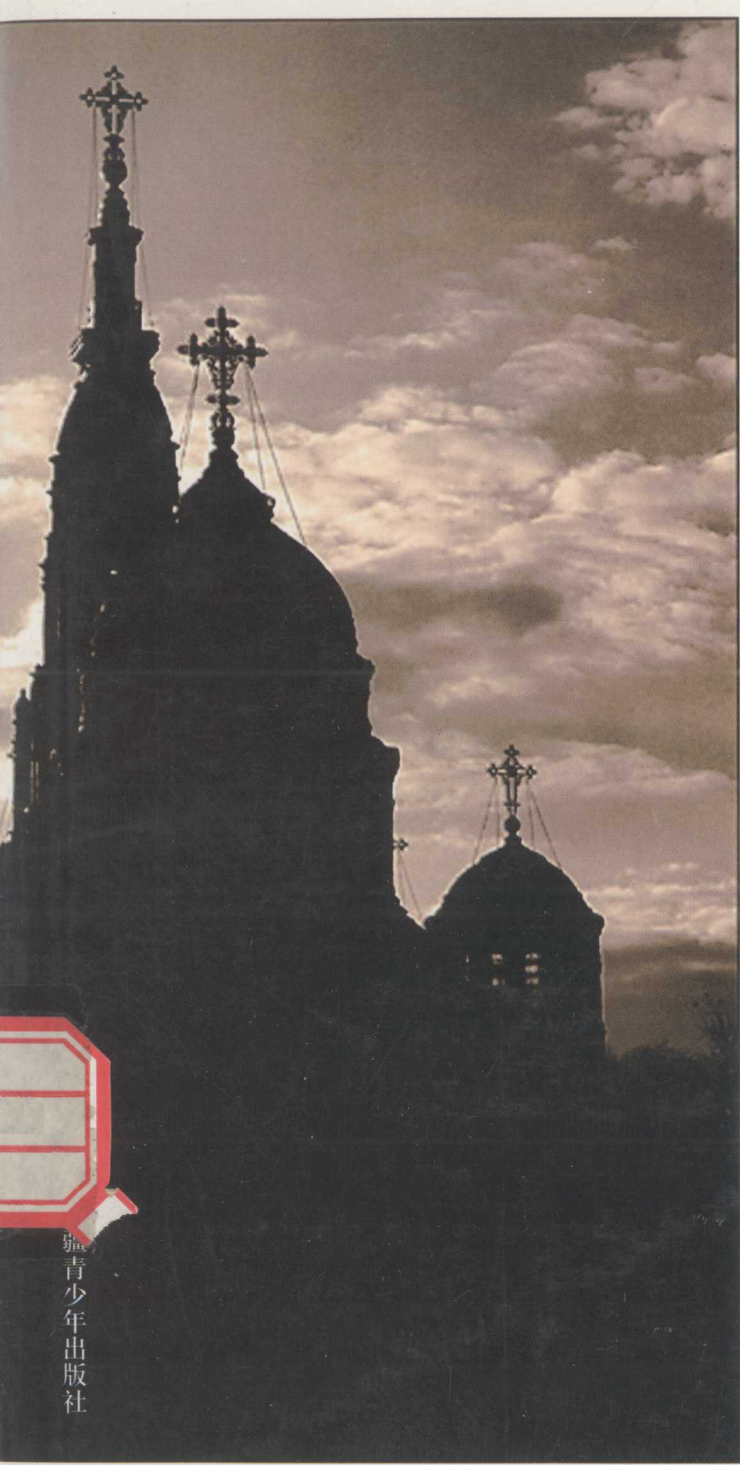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钢铁是

怎样

炼成的

(下)



青少年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下)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肖玉译.一修订本.一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7.8

ISBN 978-7-5371-1282-6

I. 钢... II. ①奥...②肖...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1060 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 1 号 邮编:830049)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 18 印张 300 千字

2007 年 8 月修订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978-7-5371-1282-6 定价:72.00 元(共 3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2

朱赫来一边想事情，一边把短烟斗从嘴里抽出来，小心地用手指按一按里面的烟灰。烟斗灭了。

十来支烟卷冒出的灰色烟雾，像浮云一般在毛玻璃的吊灯罩下面，和在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坐椅上面盘旋。在朦胧的烟雾中，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围着桌子坐着的各人的脸。

在省行委员会主席身旁、胸口贴着桌子坐着的是托卡列夫。这老人气愤地抚摸着剪短的胡须，不时斜睨那个秃头的矮家伙，那个人正用响亮的男高音，滔滔不绝地绕圈子，说些像鸡蛋壳一样空洞的废话。

阿基姆发现了托卡列夫的斜眼，这眼色使他想起他幼年时代的事情——那时候他家里有一只绰号叫“啄眼”的好斗的公鸡，每当它准备进扑的时候，它就跟托卡列夫现在一模一样地斜眼看着对手。

省党委的会议已经开了将近两年钟头。那秃头的家伙是铁路林木委员会的主席。

他那敏捷的手指头翻弄着一叠文件，高谈阔论

地说：

“……大家看，就是这些客观原因使得省委和铁路管理局的决议不可能实行。我再说一遍，甚至再过一个月，我们也还是不能供应比四百立方米更多的木材。至于这个十八万立方米的要求……那更是……”他费了一些工夫去挑选他的词儿，“……那更是乌托邦！”他说完，把小嘴一闭，露出委屈的样子。

会场上的沉默仿佛持续了很久。

朱赫来用手指头敲了敲烟斗，倒出烟来。托卡列夫用他那从喉腔发出的低音打破了沉默：

“得了，废话用不着多说。你的意思说是说：铁路林木委员会过去没有木材，现在没有木材，将来也不会有木材……是不是。”

秃头的矮子耸了耸肩膀，说：

“同志，对不起，木材是现成的，只是没有马车运输……”他噎住了，用一块方格手巾擦了擦光秃的头顶，擦完之后，好久没能找到他衣服上的口袋，就急躁地把手巾塞在公事包下面。

“可是，您究竟采取了什么办法去运输木材呢？要知道，自从那些参加叛乱阴谋的负领导责任的专家

们被捕之后，已经过了好些日子了，”捷涅科从角落里说。

“我已经向铁路管理局报告了三次，”秃头转向地说，“没有运输工具，就没有办法……”

托卡列夫打断了他的话。

“这个我们已经听见过了。”老钳工挖苦地哼了一声。

狠狠地瞪着这个秃头的家伙。“怎么，您当我们都是傻瓜吗？”

这句问话吓得秃头的脊背冰凉。

“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我是不能负责的。”他回答的声音已经很低了。

“但是您难道不知道他们是在离铁路很远的地方砍伐树木吗？”阿基姆说。

“我听说过。但是我不能把别人辖区里不正常的现象报告给上级。”

“您那里有多少工作人员？”工会主席问那个秃头。

“大约二百人。”

“这些饭桶每人一年只砍一立方米！”托卡列夫急

忿忿地唾了一下。

“铁路林木委员会全体人员都须着特别的突击工人的口粮。我们减削别人的口粮供给你们，可你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呢？我们送给工人们那两车皮面粉，你们弄到哪里去了？”工会主席继续说。

四面八方方向这秃头提出许多尖锐的问题，但是他对这些问题只是一味地支吾搪塞，就像对待一些讨厌的债主似的。

他像一条泥鳅，故意躲避直接的答复，但是他的眼睛却不住地东张西望。他本能地感觉到危险是越来越近了。

他又胆怯又紧张。现在他只有一个愿望——赶快离开他们回家去，在那里，他那个还不太老的妻子已经给他预备好一顿丰盛的晚餐，他正在读保罗·德·科克^①的小说消磨时间，等着他回去呢。

朱赫来一面注意地听着秃头的全部答话，一面在他的笔记簿上写道：“我认为应该进一步审查这家伙：这决不是单纯没有能力的问题。我已经有了一些关

^① 保罗·德·科克(1794—1871)，法国小说家和戏剧家。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巴黎中产阶级及贫民的生活。——译者注

于他的材料……咱们最好不要再和他啰嗦,让他回去,咱们干咱们的。”

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读完了递给他的纸条,对朱赫来点了点头。

朱赫来走出房间去打电话。当他回来的时候,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已经念到决议的末尾:

“……由于明显的怠工,兹特解散铁路林木委员会,并把此案交给检查机关审理。”

秃头本来预料结果会比这更坏。不错,因为怠工而撤了职,这显然对他的忠实性起了怀疑,但是这毕竟是小事,至于博雅尔卡的事情,他用不着担心,因为这不在他的辖区以内。“呸,我还以为他们真的已经摸到了什么底了呢……”

这时候,他差不多就算放心了,一面把文件放进公事包里,一面说:

“是的,不用说,我是一个非党的专家,你们有权利怀疑我,但我是问心无愧的。要是我有什么工作没有完成,那只是因为我无能为力。”

谁也没回答他。秃子走出房间,匆忙地跑下楼,他放心地舒了一大口气,推开了临街那扇门。

就在门口，一个穿军大衣的人问他：

“公民，您贵姓？”

秃子的心马上停止了跳动，呐呐地回答说：

“切尔……文斯基……”

这个“外人”走了之后，省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十三个人的脑袋在那张大桌子上面紧紧地挤在一起。

“你们看，”朱赫来在打开的地图上指着。“这是博雅尔卡站，离这里七俄里的地方是伐木场，这里堆着二十一万立方米的木材。一大队工人做了八个月，付出了极大的劳动，结果却是一场骗局，铁路和本城还是得不到燃料。要到六俄里外把木材运到博雅尔卡站，就是用五千辆马车搬运，并且按一天运两趟计算，至少也要一个月的工夫。再说，最近的村庄是在十五俄里以外，奥尔利克带着他的匪帮又时常在附近出没……你们都明白了吗？……你们瞧，按照计划，伐木应该从这儿开始，然后向车站的方向进行。

但是那些混蛋却向森林深处伐过去。他们算的很对：咱们不能把伐倒的木材运到铁路上来。真的，我们连一百辆马车也弄不到。他们就是这样来打击咱们的！……这比暴动委员会还要厉害。”

朱赫来把握紧的拳头沉重地放在地图上。

虽然朱赫来没有说出来，但是围着桌子的十三个人都清楚地想象到了正向他们袭来的恐怖。冬天就在门外了。

医院、学校、各机关以及成千上万的居民，都将受到严寒的侵袭，而车站呢——人挤得像蚂蚁窝，火车每星期只能开一次。

每个人都陷入深思里。

“同志们，”朱赫来放开拳头，“有一个办法。这就是在三个月之内，由博雅尔卡站筑一条窄轨铁路通到伐木场去。

全长是七俄里，要在一个半月以内就修到伐木场的边上。

这件事情我已经研究了一个星期了。要想完成它，”朱赫来从干燥的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声音，“就需要三百五十个工人和两个工程师。在普夏·沃季查有现成的铁轨和七个火车头。这是共青团员们在仓库里找到的。因为战前曾经计划铺一条窄轨铁道从那儿通到城里来。不过，工人们在博雅尔卡没有住宿的地方，当地只有一座已经坍塌的林业学校。

工人们应该分批送去，每两星期换一次班，时间再长，就支持不住。阿基姆，咱们把共青团派去，你看怎么样？”

朱赫来不等回答，又继续说下去：

“共青团应当尽可能把团员都调到那边去。首先是索洛缅卡区的团员以及城里的一部分团员。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如果咱们向同志们说明白，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全城和铁路，那么，他们一定会完成的。”

铁路管理局局长怀疑地摇了摇头，说：

“这种办法不见得会有什么效果。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秋天，常下雨，不久就要上冻了，要在荒凉的地方铺一条七俄里的铁路，”他有气无力地说。

朱赫来看也不看他一眼，坚决地打断了他的话头：

“安德列·瓦西里那维奇，都怨你早没有对伐树的工作多注意一些。这一条支线咱们是一定要修筑的。咱们不能袖手呆着，等着冻死。”

最后几只工具箱已经装到火车上去了。乘务员们也分别到岗位上去了。正下着细雨。丽达的皮上

衣湿得发亮，大滴的水珠从衣服上滚下来。

丽达和托卡列夫分别的时候，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轻轻地对他说：

“祝你们成功。”

老人从他那灰白色的眉毛下面亲切地看了看她。

“是呵，真他妈地给咱们找麻烦。”老人咕哝了一句，同时把心里想着的话说了出来。“不过，你们在这里可得随时注意！要是有什么拖拖拉拉的，你们可要马上催一下。

要知道，此地这些无赖的家伙，都是离了官样文章就办不了事的！好啦，姑娘，我该上车啦。”

老人紧紧地裹起他的短外衣。火车就要开走的时候，丽达好像随便地问他：

“怎么，难道柯察金不跟你们一道去吗？我怎么会没有看见他。”

“他昨天就跟技术指导员坐铁道车到那儿去了，他们要在我们到达之前准备一下。”

扎尔基和杜巴瓦沿着月台匆忙地朝丽达和托卡列夫这边走来，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安娜·鲍哈待，她把短外套随便搭在肩膀上从尖的指头夹着一根灭了

的烟卷。

丽达注意地看着他们三个，又向托卡列夫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保尔跟你念的功课怎么样？”

托卡列夫莫名其妙地看着她：

“什么功课？他一向不是跟你学习的吗？他常常在我面前提到你。一提到你，夸起来没个完。”

丽达不大相信地听着，接着又问：

“托卡列夫同志，你说的是真话吗？他告诉我说，他时常到你那里，把我教给他的从头复习一遍。”

老头子笑起来了。

“到我那去？……我连他的影子也没有见过。”

汽笛尖锐地叫起来了。克拉维切克从车厢里喊道：

“喂，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你让我们的老伯伯上车吧，这样不行呵！我们没有他，还能干什么呢？”

这捷克人本来还想说什么，可是一看见朝他走来的那三个人，就不说了。他的视线和安娜那现出不安的眼神接触了一下，接着，他又看见她给杜巴瓦一个送别的微笑，于是他的心沉下了，迅速地离开了车窗。

秋雨打着人的脸。一堆堆深灰色的密云,在低空缓缓移动,秋深了,森林里一望无际的林木已经光秃了,老榆树阴郁地站着,褐色的苔掩住树皮上的皱纹。无情的秋天剥下了它们美丽的服装,它们只好光着枯瘦的身体站在那里。

小车站孤独地隐在树林里。它有一个装卸货物的石头月台。一条新修的路基一直从这里通到森林。人们在新修的路基周围像蚁群一样地忙碌着。

粘泥真讨厌,在靴子下面不住叭唧叭唧地响着。人们在路基旁边疯狂地掘着土,铁锹沉重地咚咚响着,铁锹碰着石头,发出了卡喳止喳的声音。

像筛子筛过一般的细雨不停地下着,寒冷的雨点浸透了衣服。雨水冲坏了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像稠粥一样从路基上淌下来。

衣服都淋透了,又重又冷。但是,他们每天一直工作到很晚才下班。

新开的窄长的路基,一天长过一天地伸进了森林。

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立着一座石头房子的骨架。里面一切可以搬动的或是可以拆卸的东西,都被

匪帮抢走了。

炉灶的铁门变成了大黑窟窿；门窗变成了张口的大洞。从破屋顶的窟窿里看得见房椽子。

惟一残留的东西就是四间房子里的水泥地面，每夜，那四百个人就穿着雨淋透了的和沾满了泥浆的衣服，躺在这块地上睡觉。大家都在门口拧衣服，泥水从衣服上流下来。大家都使劲地咒骂这坏天气和泥泞。他们在铺着薄薄一层麦秸的水泥地上紧紧地挤着，竭力想用体温来相互取暖。衣服冒热气了，但是它从来也没捂干过。水渗过遮着窗子的麻袋，流到地上。雨点像打鼓似的打着屋顶上残存的铁皮，冷风不断地从破门外面吹进来。

厨房是在一间东倒西歪的板棚里。早上大家在这里喝了茶，就到路基上去干活。午饭每天都是素扁豆汤和一两半像煤一样黑的面包。天天是这些，真是单调得要命。

但是城里只能供给这么多东西。

技术指导员是一个又高又瘦、两颊有着深深皱纹的老头子，叫瓦利里安·尼柯季莫维奇·帕托什金。他的助手瓦库连科是一个矮胖子，他样子粗鲁、鼻子

肥大。他们两个都住在站长家里。

托卡利夫住在一个名叫霍利亚瓦的车站肃反工作人员的家里。霍利亚瓦的腿很短，他像水银那样爱动。

工作队以无比的顽强受着饥寒痛苦。

路基一天比一天地更向森林里伸展了。

工作队已经有九个人开了小差，几天之后，又有五个人逃跑了。

筑路工程受到了第一次打击是在第二个星期里：有一天晚上，从城里开来的火车没有带来面包。

杜巴瓦叫醒托卡列夫，把这消息告诉了他。

工作队的党委书记托卡列夫坐在床沿，把他的长毛腿吊到地板上，使劲地搔着胳肢窝。过了一会儿，他对自己嘟哝说：

“简直跟我们开起玩笑来啦！”他嘟囔着说，一边急忙穿起衣服。

像球一样的霍利亚瓦滚进屋子里来。

“快，打电话到特勤部去，”托卡列夫对他说。“没有面包的事情，不许告诉任何人，”老头子接着又警告杜巴瓦。

跟电话接线员吵了半个钟头之后，顽强的霍利亚瓦终于和特勤部副部长朱赫来通了电话。托卡列夫听着他和电话接线员争吵，急得直跺脚。

现在朱赫来的震怒的声音在听筒上响了，他说：

“什么？面包没有送到？我马上调查这是谁干的好事。”

“你告诉我，明天我们拿什么东西给那些人吃？”托卡列夫非常生气地从听筒里对他喊。

显然，朱赫来是在考虑什么问题。过了很长时间，工作队党委书记才听到这样的回话：

“面包我们连夜送到。我派小李特克给你们送去，他认得这条路，你们明天早晨就可以得到面包。”

果然，天刚透亮，就有一辆沾满了泥、满装着面包袋子的汽车，开到了车站。小李特克从汽车里走出来，因为整夜没有睡觉而脸色苍白。

为完成筑路工程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尖锐了，铁路管理局通知说，已经没有枕木了。城里也找不到把铁轨和车头运到筑路工地去的运输工具；那些小火车头也需要大修。

此外，第一批筑路工人的工作时间眼看就要到